

执笔者说

诠释芳华

蔡昭洪

最好的芳华从来不是活得潇洒，而是活得有价值。

在雪域边关，有那么一群风华正茂的年轻士兵，以青春和热血投身军营，绽放出了不一样的精彩人生。

日复一日挑战极限，年复一年顶风冒雪巡逻，默默坚守、无怨无悔……他们的青春年华是标绘国界线的浓重笔墨，他们的铁脚板是边境线上的鲜红印章，他们的身影是雪域高原上新时代革命军人的精神雕像。
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，每一代人的青春都曾灿烂过，都有值得留恋和回味无穷的芳华岁月。今天，就让我们通过聆听这4名普通边关战士的芳华故事，感受高原战士身上流淌的英雄血脉和质朴崇高的家国情怀。

巡逻标兵陈永国，15年如一日巡逻在祖国的边防线上，数次历险也无法动摇他的决心，将脚印融入岁月，把忠诚镌刻进雪山之巅。上士李翌，从最开始的想逃离到现在每次巡逻都抢着去，边防的磨砺就是一种催化剂，加速了他的成长。戍边老兵韦晓飞，默默坚守哨所11载，对艰苦的戍边岁月报之以歌，将祖国装进自己胸膛。指挥所的“眼睛”文利祥，坚持苦练绝技，为的是擦亮明亮的双眸，不遗漏任何的“蛛丝马迹”。

喜马拉雅山巍然耸立，见证雪域高原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巨变；雅鲁藏布江奔流不息，诉说着雪域将士守护祖国山河的动人故事。

真正有价值的芳华从来不用表现，那些拼搏的身影、笔直的身姿、坚韧的面孔、无声的守护就是最好的诠释。

最美的“勋章”



利抵达点位，为界碑描红，展国旗宣主权：“请祖国和人民放心，这里有我，强军固边，山河无恙……”

夕阳的照射下，战士们黑里透红的皮肤，显得那样的耀眼夺目。李翌说：“西藏海拔高，离太阳近，高原红是雪域高原赐予我们最好的‘勋章’。”

心声

担起责任

李翌

从最开始想逃兵到现在每次巡逻我都抢着去，变化最根本的原因是心中有了信仰的丰碑。革命先烈为了祖国不顾生死、奋勇向前的英雄事迹给了我极大震撼。国旗下界碑前，“中国”二字在我心中是那么具体。

指挥所的“眼睛”



那年深秋，观察哨接到命令：“接新装备上山并完成架设。”

时间紧，任务重。文利祥带头铲雪开道，自清晨到深夜，装备到达，连夜展开架设。

第二天清晨，当崭新的雷达天线在观察哨矗立起来那一刻，文利祥嘴唇乌黑，头疼恶心，又着腰直不起身，但他内心充满了欣慰。

今年，已是文利祥在观察哨的第13个年头，观察哨的装备也早已更新换代，文利祥却仍然坚持每天的“听声绝技”训练，他说：“未来战争依靠高新技术，但不能依赖，我们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做最坏的打算。”

心声

假如战争来临

文利祥

那次“失败”的经历让我至今回忆起来都后怕不已，假如战争真的来临，我们却没有做好完全准备，付出的必将是惨痛代价。作为指挥所的“眼睛”，我们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透明雪亮、快速准确，方可不负信任、不辱使命。



看到的是面孔 感触的是心灵

长征

第4773期

哨所就是家



11年来，哨所官兵换了一茬又一茬，但韦晓飞都坚守如初。每次都要与连长“据理力争”，“这里情况我熟悉，还是让我留在这吧”，让连长无可奈何。

2017年9月，韦晓飞突然接到家里的电话：媳妇早产生产房啦！指导员知道情况后立即给韦晓飞批了护理假。当天，韦晓飞就往家里赶。路上，情绪渐渐平缓的韦晓飞给哨所打电话：“让副

班长刘有泽尽快给我回电话，我休假走得急，还没来得及交接。”

“晚上一定要记得将国旗收回哨所；站岗的人一定要系好保险绳；晚上发电机一定要盖好；睡觉时宿舍使用柴火灶，一定要检查通气口……”电话中韦晓飞一件事一件事地交代着，生怕遗漏了什么细节。

休假归队时，他装了满满三大箱哨

心声

精神故乡

韦晓飞

人应该有两个故乡，一个是现实中的故乡，另一个是精神上的故乡。对于我来说，自从穿上军装告别爹娘，自从站上边防远眺家乡，哨所就是我的家，战友就是我的家人，我愿一直戍守在这里，为祖国站岗放哨。

戍边关，青春飞扬

本期撰稿：李金惠 何勇 蒋漫漫 蒋文韵

曾有人说：“谁的青春不迷茫，可是，驻守雪域边关的战士却说：我告别霓虹和繁华，在火热军营恪守祖国雄关，我的青春有担当，我的青春不迷茫。”

巡逻路上，点位哨所，年轻的士兵用闯关夺隘的拼劲、中流击水的担当、默默无闻的坚守，书写了一首首感人肺腑的动人诗篇，谱写了一曲曲平凡而伟大的高歌之歌。

雪山巍峨，映衬着这群年轻士兵奋力拼搏的身影。仰望浩瀚星空，“头顶边关月，心系天下安”的誓言在天地间久久回荡。

编者

版式设计：孙鑫 傅楼超 图片摄影：何勇

巡逻路上

“祖国交给我一条边防线，我把使命扛在男儿双肩。爬冰卧雪不惧风寒，枪林弹雨冲锋向前……”

一曲《我爱边防线》，回响在藏东南的高山峡谷间。一列哨兵在复杂气候条件下穿越攀爬。走在最前面的还是他：有着“藏东牦牛”之称的四级军士长陈永国。这是他第15个年头带队征战这条艰难的巡逻路。

自2005年底入伍以来，陈永国凭着一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，扎根在巡逻线上；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，获得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，荣立二等功和三等功各1次。

新训结束后，有人想去轻松一点的单位，或去学技术，而他却坚决要求到条件最艰苦的边防连队去。

第一年，陈永国便申请参加巡逻。按惯例，第一次巡逻，只需徒手跟着队伍了解情况，熟悉地形，陈永国却主动要求和大家穿一样的装备、背相同的物资，别人笑他自讨苦吃，他却反问一句：“当兵死都不怕，还怕吃苦？”随后便整理行囊，和战友们一起踏上了巡逻路。

激情和勇气固然可嘉，但巡逻最终靠的是经验和实力，异常艰辛的六天五夜巡逻，翻越两座海拔5000多米的雪山、穿过10多公里的沼泽地、20多公里的塌方地段，蹚过8条冰河、通过7处泥石流冲沟、攀登11段千层梯……这一系列的“连贯作业”，给了这个初生牛犊一个“下马威”，崎岖的山路、险恶的峭壁、刺骨的冰河、危机四伏的密林搞得他晕头转向，疲于奔命。

随着海拔的升高，空气变得稀薄，风雪铺天盖地，陈永国渐渐感到体力不支。在一截暗冰路段，没有经验的陈永国脚下一滑，顺着山势往下滚去。“伸手抓东西！”大家齐声提醒他。慌乱中，他抱住了一块突出的石头，躲过了一劫。

望着深不见底的万丈悬崖，陈永国后背感到阵阵发凉。

第一次巡逻就差点丢掉性命并没有让他害怕和退却，反而更加坚定了他要苦练本领在这条边防线上走下去的决心。

回到连队后，陈永国认真研究地图，多方查阅资料，主动向老兵求教，再后来，每次巡逻他都主动要求走在前列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慢慢地一张张巡逻3D图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脑海中，“怎样估算站立点到最近山口的距离”“如何在风雪弥漫天气下判定方位”……一个个数据包清晰地存储进他的脑海。

在年轻战友眼中，陈永国是连队的老大哥，更是生死与共的战友，跟着他走就什么都不怕。一次巡逻途中，首次巡逻的上等兵吾金多布杰东跌西撞，摔进雪坑，被战友们救上来之后仍心有余悸，不敢迈腿。陈永国就用绳子将自己和吾金多布杰拴在一起，“两个人，一条命”，吾金多布杰瞬间有了底气，跟着闯过天险。

虽然长期的巡逻让陈永国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疾病，但他始终保持高标准的训练强度。“只要部队需要，我会继续巡逻下去！”陈永国坚定地说。

心声

走下去

陈永国

每次走在祖国的边防线上，自豪感便油然而生。无论条件多么恶劣，路途多么危险，展国旗宣主权那一刻，都是心潮澎湃。我愿意一直在这条边防线上走下去，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锦绣山河。

初春时节，一路向西，雪山相伴，峡谷相随，颠簸十余个小时，才能走到位于西藏察隅竹瓦根的边防连队。

步入营区，橱窗内战士们与界碑合影照中那一抹耀眼的“中国红”，格外引人注目。指导员饶雄新介绍说：“界碑，诉说着边防军人的忠诚和信念，那一抹红色更是连队最为厚重的底色。”

全连官兵正在为第二天的巡逻紧张忙碌着。通往界碑的巡逻路，遍布沼泽密林、悬崖峭壁，最高点海拔4738.6米，巡逻一趟来回需要3天。

巡逻路上，上士李翌神情专注、言语不多，只是时不时地提醒战友注意脚下、小心滚石。

“别看我们这位是个‘边防通’，刚入伍的时候可是天天盼着退伍回家呢！”途中休息时，连长谭千丽笑着说起李翌的过往。

1991年出生的李翌，家境不错，入伍前没吃过苦。2010年初上高原，机场到连队还没有现在的水泥路，500多公里坑坑洼洼的土路，车泥滚滚、尘土飞扬，加之晕车，一路下来，李翌感觉自己刚从死亡线上走了一遭，整个身体都不是自己的一样。

离开，成为李翌心中最大的期盼。此后，李翌开始浑浑噩噩混日子。

改变来自一次清明祭扫活动。英雄坡纪念馆内，一座座墓碑犹如他们的主人生前那样，庄严列阵、静静无言，仿佛在等待祖国的再次召唤，也震撼着李翌的灵魂。

从那之后，李翌仿佛变了个人，学习坐前排，训练使全劲，冰雪狂风、乱石险滩等以前痛恨的一切，都被他当成是训练的“磨刀石”。

2010年7月，李翌第一次巡逻，翻

边关寂静安宁，晨雪将夜幕“洗白”，新的一天来临。

忽然，空中传来“隆隆”轰鸣声，四级军士长文利祥循声望去，脱口道：“x×型直升机，做好取证准备。”观测哨迅速忙碌起来……

情况处理完毕，文利祥凝视着远方，思绪回到了自己刚到观察哨的时候。

2006年，文利祥刚来观察哨报到，一脸茫然：观察什么，怎么观察、在什么时间用什么方法观察、一天观察几次，他一无所知，更不要说“听声辨型”了。

在一次演习中，与文利祥一起值班的老班长皮厚林因身体不适临时离开，留下文利祥一个人，恰巧此时，蓝军侦察机盘旋而过，文利祥顿时懵了圈，等他清醒过来飞机早已无迹可寻。面对上级电话询问，他无从答起。“那么大的飞机，连机型都没看出来，还怎么做连队的‘眼睛’？”事后，班长皮厚林的一句话深深刺激着文利祥的心。

为了练就“火眼金睛”，文利祥每天要求上哨，时刻缠着老兵，认真学、深入思、反复练……他还自购书籍进行研读，晚上多媒体教室里经常看到他一个人观看影像资料到深夜……

几个月后，当“敌情”再次来临，文利祥快速准确地报出机型等其他要素。

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四级军士长韦晓飞悄然离开铺位，走上哨位。

雪花被大风卷着漫天飞舞。尽管有着雨衣遮挡，可风雪太大，他的衣袖和脖颈很快钻进雪粒，冰水打湿了内衣，曾经受伤的右腿开始隐隐作痛。

那是2009年7月，刚上哨所的韦晓飞跟随哨长执行巡逻任务。4公里的距离，官兵却要徒步翻越3个海拔4500米以上的山头才能到达。行至一处积雪路段时，韦晓飞不慎跌倒，从脚后跟到大腿划开一道长长的血口子，顿时鲜血直流。

军医张林洪连忙过去为韦晓飞紧急包扎伤口。时任指导员杨树海一边通过卫星电话与哨所联系，让人前往接应，一边安排人送他回哨所治疗。待韦晓飞3人出发后，他们则继续前行，向点位进发。

那次意外，韦晓飞腿上留下一道疤痕，天气恶劣时，会隐隐作痛。但在他心里，那是青春的烙印，只有坚毅的军人才能拥有。也是那次意外，加深了韦晓飞对哨所的感情。

